



陈来

情寄国学数十载

刘泉 张炜煜



2013年5月,陈来教授在岳麓书院作“中华文明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主题演讲。

对“爱国主义”有新的表述

谈起2015年12月30日受邀在怀仁堂讲课的情景,陈来教授记忆深刻。

“那天下午,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历史形成和发展进行第二十九次集体学习。我面对习总书记,就这个问题讲解并谈了意见和建议。总计1.4万字的讲稿,我讲了约一个小时。然后是20分钟的讨论时间,听课的领导同志提了几个问题,尽管我们做了长达半年的准备和试讲,但没想到中央领导同志提的问题很深刻,回答起来还是很不容易的。”陈来感慨地说。

陈来回忆了去年6月接到讲课任务后准备讲稿的过程。因为“爱国主义”是个老话题,如何避免老生常谈,对讲解者而言,是一个考验。为此,他做了充分的准备。以前,关于爱国主义的表述主要就是上世纪80年代流传的那几句话:古代爱国主义就是反对昏庸腐败,民族压迫,近代爱国主义就是反抗列强侵略等等。这次讲课,陈来把讲解

的内容分得很细:第一部分讲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起源、形成、发展;第二部分讲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内容和特点;第三部分是意见和建议。

关于中华民族悠久绵延的爱国主义情怀,有不少名言警句可以信手拈来,比如林则徐讲过“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此语出自《左传》,郑国的子产早在孔子之前便讲过,原话是“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而《礼记》里也有类似的表述。

于是,在这次讲课时,陈来教授通过追本溯源的方式,通过提取格言、警句等方式来提炼爱国主义的内涵。

此外,陈来认为,爱国主义是一种情感,这种情感可以表现为爱乡恋土敬祖,守护中华文化,维护国家统一,忧国忧民,抵御外侮,追求富民强国等几个层次。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其基调是和平的、开放的。

通过这次讲解,陈来不仅将爱国主义的历史过程做了清晰的梳理,同



不断思考传统文化如何发展

短短几个月的时间,这本13万多字的学术著作又加印上市。

陈来在书中指出,我们今天学习国学或者传统文化,要了解自己文化的发生、生长、发展的历史,更要认识到自己文化的独特性、存在价值及其普遍意义,这对认识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意义重大。他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和命脉就是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六大思想理念“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浓缩了中华文化的思想精华。

陈来表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不能孤立地谈,一定要与发扬和践行中华优秀美德结合在一起。比如,跟幼儿园小朋友和小学生如果只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24个字,便显得太抽象、空洞了,对他们应该怎么讲?可以先从“孝”讲起。从个人基本道德做起,道德和社会风俗的改善,才能有一个扎实的社会基础,遵道德、守道德才能落到实处。

关于当下的“国学热”,陈来认为,目前文化界所说的“国学热”,就其现象来说,其实是传统文化热。随着中国和平崛起,中国在世界中的地位提高,人们的民族自信心、文化自信心也随之提升,因此,国学热的出现是自然的,也是必然的。它的出现是中国现代化成功发展的文化表象,是中华民族文化自觉的开始。“国学热”提示着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体现了民族自尊与自信的高扬。虽然目前的国学热还是主要分布在大众教育和国学知识传播方面,但是营造这样一种传统文化热的氛围,对传承中华文化和培育民族精神都是很有意义的。

陈来现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

长,他是1929年清华国学院停办以后,于2009年复建的清华国学院首任院长。八十年间,国学饱经风霜,面对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所留下的思想遗产,今天的清华国学院将如何继承与发展?对此,陈来表示:“中国主体、世界眼光”这八个字就是清华国学院的发展方针。也就是说,既要理直气壮地突出自己对民族文化的理解和研究方法,也要吸收西方一流的人文、哲学、社会学所有的营养,不仅与世界合流,还要成为主流,这是我们对新时代中国国学研究应当有的志向和宗旨。

杨枝光

侗族芦笙守望者

何彬

杨枝光,1954年4月出生于湖南省怀化市通道侗族自治县独坡乡坪寨村,一直坚守在自己的家乡,制作侗族芦笙,因手工艺出众,在湘黔桂三省的侗族村寨颇有名气。如今,杨枝光不仅在湘黔桂侗族地区比赛中屡屡获奖,而且每年要为广西、贵州及怀化市邻近的侗族群众制作芦笙200多个。2008年6月,侗族芦笙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杨枝光荣幸地成为侗族芦笙制作唯一的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杨枝光在制作芦笙

芦笙制作是一项十分繁琐的手工艺。芦笙为侗族竹制吹管乐器,由笙斗、笙管、共鸣筒、簧屯、箍等部件组成。笙斗由木料呈葫芦瓜状,上接一段小竹管供含吹,竹制笙管分两排呈60—80度角插入笙斗,竹管在笙斗内安装铜质簧片,每根竹管均在接近笙斗处开1个音孔,再以篾片或麻线捆束。器具主要有大刀、小刀、钻子、钳子、锯子、熟桐、松香脂、锉子、十四管校音器等36种。根据芦笙吹奏的形式和表演手法的不同,芦笙共分为6种,传统芦笙共有3个音,12个调,如今,随着芦笙的不断发展和改进,芦笙发展到12管、14管、16管和18管。

在通道县,每年都要举行侗族芦笙节活动,各寨芦笙乐队互相比赛、同时吹奏,十来支大型芦笙队相互争鸣,震撼山谷,看到这壮观的场面,杨枝光不禁心潮澎湃,更加激起他对侗族芦笙的喜爱。

在杨枝光的芦笙制作室里,四周堆满做好的芦笙及大小小各式各样用于制作芦笙的竹子。许多时候,他独自一人在这里享受着芦笙制作的乐趣。杨枝光说,制作芦笙,前后要经过采竹、晾干、做笙管、做笙斗、做共鸣筒、制簧片、点钻、校音等工序。材料选用皮薄、竹节长的“芦笙竹”,在每年农历十月以后至次年立春前采回,晾干备用。

制作芦笙的关键是制簧片。簧片由铜制成,先炼铜,再打成薄片,然后用锤在砧上反复敲平,直至把铜片打得极薄极匀,再用刀刻簧舌,将簧舌刻得极直,每一步都需要用耳朵反复听音,直到满意为止。在笙管底端开口处,装入簧片,芦笙发音部分总算制作完成。制簧片是一项极为精湛的技艺,往往都由经验丰富的师傅制作。一把芦笙做好了,工作并未完成,还必须将一队十几把乃至上百把芦笙的音调统一起来,这就是“校音”。这是决定一队芦笙是否能吹得好的最关键工序,只能由大师傅去完成。每把芦笙制作完成,杨枝光都要反复对比、试听,再用小刀极小心地刮薄或刮厚簧舌进行调节,使一组芦笙的音调统一起来。

如今,村寨里的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了,会吹奏和制作芦笙的人越来越少。杨枝光的两个儿子,一个当兵,一个打工,基本都不做芦笙。杨枝光曾带过十多个徒弟,现在继续做芦笙的也只有四五个。山清水秀、人杰地灵的通道侗族自治县是“全国芦笙文化艺术之乡”。谈到侗族芦笙的制作与传承,杨枝光说:“侗寨离不开芦笙,我不能让这门手艺失传。”他希望侗寨的芦笙文化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到发扬和传承,让侗族芦笙文化能够在侗族文化殿堂里永远灿烂辉煌。



回顾陈来的学术历程便可以发现,早在1969年起,陈来就开始自学哲学社会科学。他真正的学术历程始于1978年——那一年,他考上了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专业的研究生。1981年,硕士毕业的陈来留校任教,并于次年报考博士生,在张岱年教授的指导下,他于1985年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并获得博士学位,成为新中国首位哲学博士。

陈来也是近代新儒家代表性人物冯友兰先生的学术助手。1988年,冯友兰为陈来命名曰:“‘来’一言以蔽之‘日新’。以‘来’为名者,以‘又新’为字,方足辅之。”正如“陈来”之名,陈来心系国家,钟爱儒学,十分关注传统文化在当下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人文主义的视界》《孔子与现代世界》《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这些著作即是其思考成果的汇集。

2015年,陈来出版的新著《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国学流变与传统价值观》引起了社会各界很大关注,



聚焦有志青年 实录生活状态

湖南卫视推出《妈妈的牵挂》

继《变形计》火爆电视荧屏之后,2016年伊始,湖南卫视以孝道为起点再度出发,全力打造首档代际沟通类节目《妈妈的牵挂》。

如果说《变形计》是为叛逆少年量身定制的自我救赎之旅,那么《妈妈的牵挂》则是将视角自问题少年身上抽离开

来,转而聚焦于一群有理想肯吃苦的有志青年。节目将延续《变形计》24小时跟拍的纪录片拍摄手法,原生态记录下为了事业不得不离家打拼的孩子们的真实生活状态。此外,节目还将创新引进棚拍模式,将孩子们的母亲请入摄影棚内观看“纪录片”并按安排惊喜见面。(刘焕溪)



张培豫 让交响乐走向世界

萧师俭

从宝岛偏僻乡村的女教师,到第一位在维也纳金色大厅登场的女指挥家,其严谨细腻大气磅礴的指挥风格得到国际乐坛的充分肯定。她就是张培豫。

2015年11月7日,在奥地利城市下瓦尔特斯多夫,张培豫执棒指挥Camerata Carnuntum交响乐团,为观众带来了一场主题为“莫扎特的最后作品”的音乐会,奉上莫扎特脍炙人口的两首经典作品《单簧管协奏曲》和《安魂曲》。

奥地利的乐团素以演奏严谨细腻著称,对风格的把握十分讲究,而莫扎特的作品是古典音乐里的奇葩,旋律优美之中蕴含着深刻的内涵,这次的演出由张培豫执棒,表明其严谨细腻而大气磅礴的指挥风格得到国际乐坛的充分肯定。

“应该勇敢地走出去,证明中国交响乐并不比别人差。”

张培豫祖籍河南,出生于台湾省彰化县,1989年和1990年,她以优异的成绩分别获得奥地利国家指挥家及合唱指挥家双硕士学位,1994年荣获美国探格乌音乐节小泽征尔奖,同年担任著名指挥大师祖宾·梅塔聘任助理指挥,1997年荣获巴黎市长颁赠的“红宝石勋章”,成为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中国人。1999年她获聘为瑞士卢塞恩歌剧院首席指

挥,2005年,她带领西安音乐学院东方民族交响乐团登上了维也纳金色大厅。

指挥是乐队的灵魂,也是乐队中最难的角色。那个不足两平方米的指挥台,在欧洲历来是男性的领地,但华人女性张培豫却闯进去并牢牢站稳了。世界顶级指挥大师祖宾·梅塔毫不吝惜对张培豫的赞美:“她在音乐上有无限的才华及能力……她是真正为此而存在,是与生俱来的指挥家。”《欧洲日报》评论道:“她像有神明附身,被一种神圣的力量托举着,指挥时完全出神入化。”

1994年,张培豫应邀在北京世界妇女大会指挥演出交响音乐会。1997年,张培豫率领上海广播交响乐团跨越法、瑞、意三国,巡回演出9场,每场观众平均达2000人左右,欧洲乐坛开始对这位东方女性给予关注。这些年来,她与北京、上海、天津、昆明、新疆等全国各地近30个乐团成功合作,走得最勤的是她神往的西部地区,新疆、青海、内蒙古、云南,都留下了她的足迹。

“我认为,世界上对中国的交响乐了解得不多,我们应该勇敢地走出去,证明中国交响乐并不比别人差。对此,我非常有信心。”张培豫说,“我是中国人,有义务为祖国交响

事业的发展尽一份力。”

“以中国哲学丰富交响乐的内涵,传递音乐之‘道’。”

从宝岛偏僻乡村的女教师,到闻名遐迩的女指挥家,除了个人天赋、家庭熏陶、师长影响,最重要的是张培豫对音乐的全身心投入。张培豫经常练习太极拳,体悟天地阴阳之道,以达到身心的调和。她还修习禅宗,通过定期禅坐澄澈身心。每临大事有静气,每次演出前,她都会独自静坐。

现在,她还有一个身份,就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楼宇烈教授的博士生,她的博士学位就以庄子哲学与交响乐指挥为主题。“楼先生的学问非常通达,他的智慧对我影响深远。以道统艺,由艺臻道,这是楼先生经常教导我们的中国艺术观。学‘艺’是为了求‘道’,不是简单为了技能的提升,仅仅沉迷于技艺,那就必然会玩物丧志。艺术界存在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忘掉了‘道’。忘掉了‘道’就失去了‘艺’的灵魂。”张培豫说,“希望有机会组建一个交响乐团,将自己的道家哲学理念和实践心得融入音乐演奏中,以中国哲学丰富交响乐的内涵,传递音乐之‘道’。”